東嘉錄

東嘉先哲錄序

先儒程正叔嘗曰周公沒百世無善治孟軻死千載無真儒然軻志爾云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即是以觀則善治固真儒分內事耳使之得時以行其志鎮定調齊精采所注而治效自別否則亦足以立懦敦薄而馨風遠被不徒汨沒無聞而已也然

所以為真儒者厥究維何孔子曰志於道蓋道命於天性於人而殊途於事物志矣而自得焉則蘊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發之為文章激之揚之為氣節忠義隨厥所施而無不善是則所謂真儒也吾温舊名東嘉負山而瀕海清淑所鍾人物之生甚来尚矣晉唐以前志載無考迨乎有宋氣化特盛若王儒

志倡鳴道學於伊洛未作之先林塘與講明春秋於王氏新學之際厥後真儒彬彬輩出或以道學顯或以功業著或以文章鳴或以氣節忠義見炳然粹然瑩無瑕類其氣象何如耶使上有如是之君下皆知是之臣尚何善治之不可復哉然而遇之時所處之地不同故所就亦不同而其道未始不同也諸公

之出處大節載籍之中間見迭出在上可稽然散而弗屬雜而弗著鄉之後學罔錄詳考卒莫自知吾邑人物若此其盛也將何所觀感而興起哉譬則鄧林之木大盈之積人皆知其為材且寶矣使散而置之抑孰知其為一方一庫之所產所有而駭異之耶今南京虞部員外郎平陽王君廷堂慨然嘆曰誦其詩讀其

書論其世吾儒事也況生長乎地見聞所逮者乎乃於公務之暇窮搜遍閱經書子史傳記集録所述言行若論斷許可之辭足為後学矜式者彙次裒輯萃為一編名之曰東嘉先哲録既自為首引捐俸鍥梓興學者共之矣以數亾郡人也復命贅一言于未簡數觀其采擇審證據昭品藻當散者以集雜者以純

不費辭說而一郡儒先彰實森然在目其立志也高而用心也勤矣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廷堂君之謂也碩數無似於道困閔知然景仰先哲竊亦有志未能而碩學者因不揣謹書以自幸云

正德元年歲在丙寅季冬初吉

賜進士出身承德郎南京吏部文選司主事後學瑞安李數拜書

題東嘉先哲錄後

士生斯世常患乎不多聞多聞常患乎汎濫而無所依歸也晉阮瞻作無鬼論梁通事舍人作文心雕龍用心苦矣然去道已遠而於世何所関乎誠使反其心而用之大可以羽翼經傳續諸已往小可以紀載事物貽示無窮

而乃爾忽其所重而用心於所輕舍其切於己者而徇夫為諸人者是可惜也甬京虞部員外郎王君廷望有志於明斯道公暇輒蒐輯温之昔今名公儒碩德望功業與夫節行文學之足以垂世者彙成一錄為卷二十首之以先達次之以名儒曰名臣曰忠

臣曰孝子居其中而氣節詞章終焉題曰東嘉先哲錄一郡之文獻於此焉足徵矣間辱以示暘暘深嘉君之用心不苟而又以慶夫是邦邦之賢人君子有所遇也君天資迥絕博聞强識自其弱冠時吾郡王憲副資博已稱為天下士不置並仕以來又能清白一心無負厥職

其取重於公卿而見推於士夫有由然矣是錄也直其仕優之一耳然於此可以見山川之靈秀焉可以見風俗之淳美焉可以見斯文之元氣一脉未嘗斷絶焉而東嘉之先哲所賴不朽者實在於此視彼泛用其心者果孰得而孰失哉昔人謂夷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王君

願學夫子者也諸先哲之目有不瞑於泉下乎雖然王君之志懼斯文之泯也固非以求是於當時也而賜獨云云者亦秉彝好德之誠觸於所見而不可遏云

正德丁卯春正月阮堂樂安鄒賜書于南京之翰林院

凡例

一是編攷之史傳諸書及名賢集中可徵者条以郡邑志錄之如其已詳不復引用郡邑志

一他書載有而不見於郡邑志者收入如郡邑志所載他無可考証此不收入

一名節玷闕者此不收入

一諸公著述書目悉附於其人言行之後惟人言不稱與無可考証者並不收入

一有姓名略見於其書而不可攷其言行之詳但有關於永嘉之學者此亦附收其姓名否則互

見他錄中

一或一人一事而各有紀載則並錄之雖重復不削蓋考證貴衆故也其或一人兩見而名與事微有不同亦並存之而各從本文

一諸公姓名籍貫見於某書俱分行旁注竊祖朱子名見唐錄之義庶免妄冒貽誚如止注以郡邑志者亦以他所紀載互見焉

一諸公俱以時之先後編次每卷自爲類

一此編主於先哲例不收女德獨王梅溪收其令人賈誌不依常例

一名字稱謂見於群書者或不能同今各從本文庶見傳信之實
一後學於先哲依程子稱官爵謚號無則稱先生
一引用群書
五經四書性理大全書
孝順事實
大明一統志
周易會通　春秋會通
宋史　元史
二程全書　儒志編

朱子伊洛淵源錄
朱子名臣言行錄
呂東萊文集
王梅溪文集
陳龍川文集
周平園文集
林霽山文集
吳草廬文集
陳子上存稿
誠意伯文集

朱子語錄
晦菴文集
張南軒文集
陳止齋文集
葉水心文集
樓攻媿文集
方蛟峰文集
虞邵菴道園學古錄
宋太史文集
蘇平仲文集

文山先生文集
胡祭酒文集
楊東里文集
擊壤集
章恭毅年譜
皇朝名臣通錄
文獻通攷
玉海
周密齊東埜語
水東日記

余忠宣青陽文集
遜志齋文集
楊鐵崖文集
章恭毅文集
戴仔家傳
東都事略
合璧事類
通鑑節要續編
陶九成輟耕錄
晦庵同年錄

元文類　詩話
詩林廣記　瀛奎律髓
歷科登科錄　天順日錄
進思錄　八閩通志
金華府志　温州府志
平陽州志

一未閱之書多所收不無遺漏宜俟續錄

東嘉先哲錄目錄

卷之三

程子門人楊氏門人附

卷之四

朱子門人

卷之五

朱子門人 張氏門人附

林龍圖 湜 正甫 平陽

蔡先生 懋 行夫 平陽

沈先生 僩 莊仲 永嘉

錢先生 木之 子山 樂清

曹文肅 叔遠 器遠 瑞安

周先生 僩 伯莊 永嘉

戴盎運 蒙 養伯 永嘉

黃先生 顯子 敬之

蔣先生 叔蒙

卷之六

名儒

卷之七

名儒

卷之八

卷之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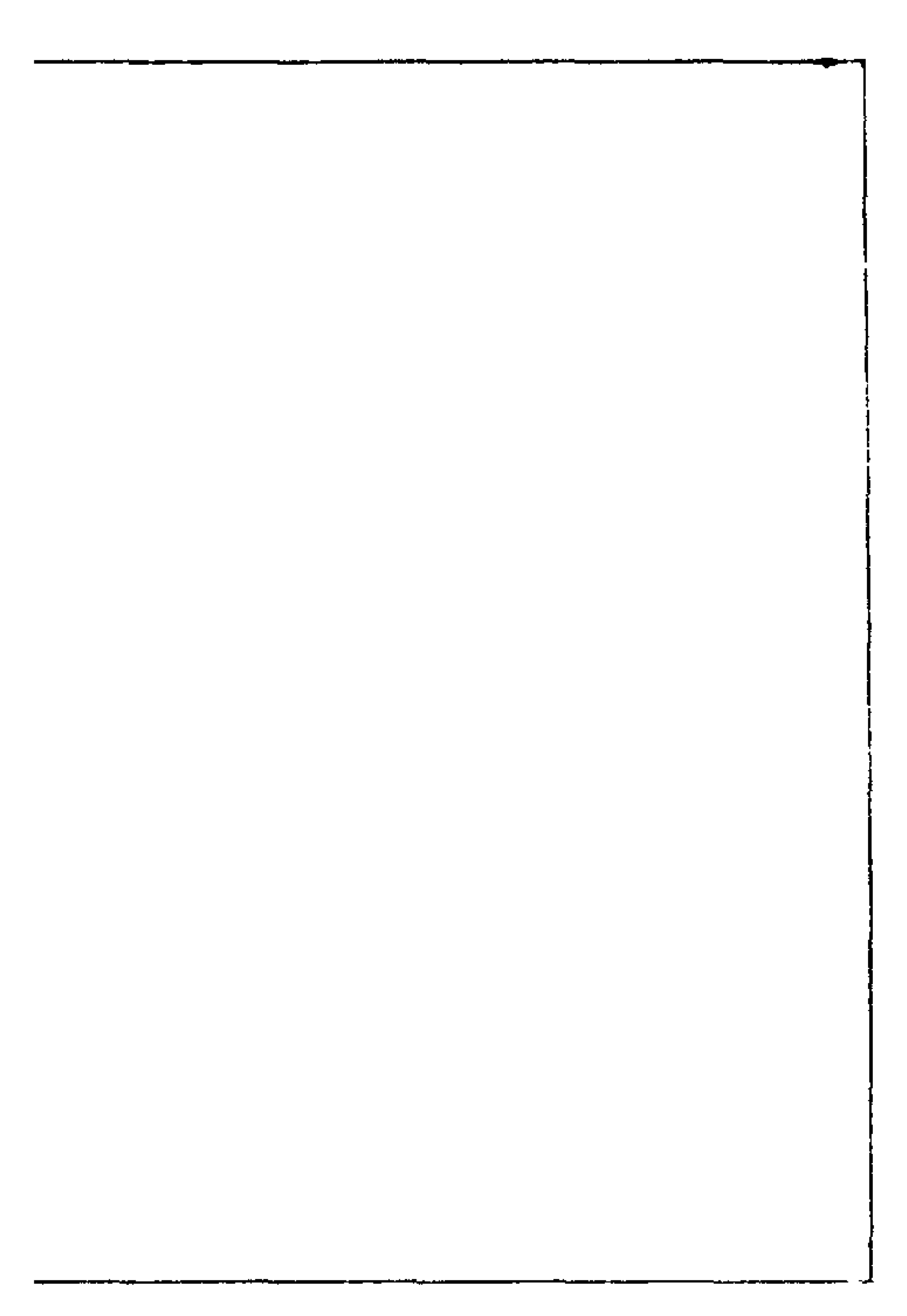
名儒

呂先生 大圭 模卿 永嘉
薛先生 據 叔容 平陽
章清所 仕堯 時雍 平陽
史先生、伯璿 文機 平陽
徐教授 興祖 宗起 平陽
張學正 譓 永嘉
朱學正 諡 思寧 永嘉

卷之十一

名臣

王忠文 十朋 梅溪 龜齡 樂清



原缺

金上舍 九萬 鵬程 平陽

卷之二十

詞章

倪司勳 濤 巨濟 永嘉

林太常 季仲 懿成 永嘉

潘轉菴 檉 德久 永嘉

趙靈秀 師秀 四靈 紫芝 永嘉

李秘書 孝光 五峯 季和 樂清

汪桐陽 禺新 進卿 平陽

鄭處士 昂 處抑 平陽

目錄

東嘉録卷之一

後學王朝佐編

先達

王儒志

王景山永嘉人見一統志

儒志先生王景山諱開祖少穎悟書經目輙成誦勤篤廢寢食初習制科以所業上召試皇祐五年中第三甲進士第洪氏登科記云是年應制科者十有八人宰相不曾留意取士密諭考官只放一人過闕下試六論賢良趙彦若中選及對策又黜之是年制科

並不取人景山憣然不調而歸盡焚舊作縱觀經史百家之書考別差殊與學者共講之席下常數百人尊之曰儒志先生未幾而卒年三十二所著書多不出惟儒志一編門弟子傳習今其書言復者性之宅无妄者誠之原又曰學者離性而言情奚情之不惡又曰使孔子用於當時六經之道不若今之著矣旨意若此者衆君子評其為知德之奧最末章曰由孟子以來道學不明吾欲述堯舜之道論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闢皇極之門吾畏諸天也吾何敢已哉是其自負豈淺淺者當慶曆皇祐間宋興未百年經術

手案謹案宋史陳謙傳謙由此通判江州知常州提舉湖北常平加直徽猷閣
三閣後以寶謨閣待制兩官致仕嘉定十年卒著易說字例等書代之

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獨能研精覃思發明經蘊
倡鳴道學二字著之話言此永嘉理學大淵源也後
四十餘年伊洛儒宗始出從游諸公還鄉轉相授受
理學益行而濫觴亦有自焉紹熙二年春朝請大夫
寶謨閣待制永嘉後學陳謙撰見儒志編

公登皇祐癸巳鄭獬榜進士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出
佐處州麗水縣既而不樂退居郡城東山設塾倡鳴
理學於濂洛未作之先學者尊之曰儒志先生儒志編

伯衡年十二三側聞鄉之達尊言宋時永嘉人物之
盛道術之懿固莫加於乾淳之際尚論其所由來實

出皇祐賢良王公景山且盛稱公學術議論文章卓
然過人伯衡私念公之在宋仕不登于朝化不行于
國而數百年之下言濬斯道之源者屬之公焉必有
大過人者矣自是會永嘉學士大夫輙從問公遺書
皆以為高文大册散落無存間存一二亦不多見伯
衡未嘗不歎惋久之茲過永嘉辱友公九世孫淵始
得見其家藏儒志編若干首劉屯田戴維嶽二墓文
觀是書雖不能盡知公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用亦
足以得其緒餘矣於乎慶曆以前固有斯人乎鄉達
尊豈欺我哉使假之以年究極高妙得志當時則其

道不既昌大矣乎談者安得謂群聖人之道至濂溪橫渠明道伊川諸子出而後復明又安得謂五代文詞之習至歐陽永叔尹師魯梅聖俞蘇子美諸公作而後丕變也惜乎公年三十有二而遽卒庸非天乎雖然揚子雲有言存則人亡則書而近世胡汲仲又廣之曰千古聖賢之道由斯文而知之後乎千古亦將由斯文而知今之道夫上下千古其人不相及矣必於其書而知其道焉則公之遺書何可以不傳也淵圖重刻以嘉惠承學不亦宜乎見蘇平仲文集

王開祖儒志一卷見宋史藝文志

林塘奥

林石字介夫瑞安人見一統志

吾鄉去京師遠自為吴越而士未有聞者熈寧元豐之間宋興且百年介夫以明經篤行著稱當世以趙清獻公與其子屼景仁所遺詩次其歳月則先生名動京師矣自部使者郡守丞往往造其廬問起居何如肯仕否耶先生方犖犖泉石之間作萱堂以養母未暇出也客至竹床瓦豆具酒蔌以延之佳山水無不至特罕趨郡見陳止齋文集

時三經新義行天下學者非王氏不道春秋且廢不

講先生少從管師常與孫覺莘老為經社者也先生故不為新學以其說竊教授諸生龔原深之嘗以易學行世比見先生乃矍然恨識春秋之晚也於是永嘉之學不專趨王氏

周公恭叔劉公元承元禮兄弟許公少伊相繼起益務古學名聲益盛而先生居然為丈人行恭叔之銘沈子正也曰河南程正叔關中呂與叔與介夫同為世宗師少伊亦云爾且曰非詩書勿談非孔孟勿為者以二公所同尊誦如此然而海内之士知有程呂而先生獨教行於其鄉人以其所居里稱之不敢以

姓字他無所槩見焉豈非其居勢使然歟要之永嘉之師友淵源不曰先生之力哉（並止齋文集）

蔡八行

蔡元康字君濟平陽人（見郡志）資稟剛峻學識過人既冠入太學見同舍從事文藝慨然曰科舉所須爾學止是耶賢有德者一言一行孜孜訪之惟恐不及崇寧中下第忽不樂謂其友曰吾未嘗以得失為念而不樂如此得非吾親有不安乎即日馳歸及門而父疾已淹時尋亦愈（見許景衡撰墓志）其學以正心誠意為本優游涵養日超自得一時賢

士大夫若鄒浩陳瓘楊時皆敬愛之鄒陳在謫元康從之鄒病革盡吐所欲言者性命之理死生之說見於問答云

在京師逆旅失金有得之同舍篋中者以告元康曰此非吾金也嘗曰古之人全交非一道也必欲伸己以求名人將何望往來京師朋友病為之醫藥同寢處無倦色死則主其後事或護其柩以歸前後以十數七上禮部不中會以八行取士郡條其應令者數十事上諸朝未報卒並墓誌

平陽多鉅族尚論其盛則未有加於蔡氏者也質諸

許忠簡公誌八行銘葉文定公誌刺史墓之文則世篤其慶非朝夕之故矣見蘇平仲文集

東嘉錄卷之二

程子門人

周博士

周恭叔字行己永嘉人見朱子伊洛淵源錄

恭叔自太學蚤年登科未三十見伊川持身嚴苦塊坐一室未嘗窺牖幼議母黨之女登科後其女雙瞽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頤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伊洛淵源錄

周以官事來求洛中監水南糴場以就伊川會伊川有涪陵行見祁寬記和靖語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見胡氏本拾遺

張思叔見道楷禪師說其道有祝髮從之之意時周恭叔官洛中思叔亦從之恭叔謂之曰子他日程先生歸可從之學無為空祝髮也伊洛淵源錄

上蔡謝公亦言恭叔不是擺脫得開只為立不住便放了胡文定公亦云人須是於一切世味淡泊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周恭叔才高識明初年甚好後來只緣累太重若把得定儘長進在伊洛淵源錄

行己風儀秀整語音如鐘讀書十行俱下入太學以

文行著作齋揖文同舍遵行之豊司業稷騶從閔敦
化堂下行已移書規切之稷愧謝由是名重京師時
新學行獨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皆敬下
之作顏子不貳過論有曰過不必大毫末萌於心而
天地為之應悟不必久斯須著於心而天下歸其仁
或以呈伊川伊川可之（見郡志）

遺書第十七卷或云乃其所記也（伊洛淵源錄）

周氏行已恭叔錄伊川先生語（見周易會通）

周行已集十九卷（見宋史藝文志）

浮沚先生集十六卷後集三卷陳氏曰秘書省正字

永嘉周行巳恭叔撰十七入太學有盛名師事程伊川元祐六年進士為太學博士以親老歸教授其鄉再入為館職復出作縣永嘉學問所從出也所居謝池坊有浮沚書院見文獻通考

劉起居

公諱安節字元承溫州人見伊洛淵源錄

兒時巳有遠度比長嗜學有所未達思之夜以繼日必至於得而後已少與從弟令徽猷閣待制安上相友愛皆以文行為士友所稱既冠遊太學元符三年擢進士第調越州諸暨主簿國子祭酒率其屬表留

責

公太學不報除萊州州學教授未行改河東提舉學事司管勾文字改宣德郎召對便殿公言春宮宜慎擇官屬雖左右趨走者必惟其人又論節儉及君子小人和同之異上稱善顧問甚悉即日擢為監察御史數決大獄所平反甚衆居數月攝殿中侍御史時公方謁告省親既陛辭而命下不及供職而歸俄除起居郎趣赴闕公迎父宣義而西居無何宣義思歸公欲乞外補宣義固止之明年遷太常少卿而言者斥公在言責時無所建明且久不寧親責守饒州州荐饑公至大發廩賑之又檄旁郡無遏糴軍儲不足

他日皆强取諸民公曰歲荒如此重困之可乎他司宜有相通者政應調適其緩急耳市人數為在官者所擾逃散郊外公躬率以廉寮屬化之未幾饑者充之者濟逃者復於是與之治賦出裁制貢奉之須俾屬縣先期戒民無倉卒之擾移知宣州去饒之日民遮留之涕泣不忍別耆老以吾州自范文正公後惟吾劉公而已至宣十日而水大至公方遣其屬具舟拯溺而躬督之晝夜不少休所活幾數千人而遠近流民至者以萬數公闢佛廟以處之發廩以活之無一失所者其將發廩也吏以為法令不可而部使者

亦特其議公皆弗聽大疫公命醫分治甚力其得不死者不可計政和六年夏五月卒年四十九娶何氏公之娶也初行親迎之禮鄉人慕而繼之旁郡聞多竊笑比年朝廷頒五禮於天下於是人皆思公之倡始云公天資近道而敏於學問其所趨尚非世俗所謂學者嘗從當世賢而有道者游始以致知格物發其材沈涵熟復存心養性久之於是有得其貌温然望之知其有容遇人無貴賤小大一以誠雖忤已者未嘗見其有怒色恚辭也其在河東同僚有交惡者一日邂逅公座聞其緒餘不覺自失相與如初其恬

靜弗校宜若易與者至於有所立則挺然不可回奪曾不知禍福利害可以為避就也鄒公浩以右正言得罪公與其所厚數輩追路勞勉之朝廷震怒追逮甚急人皆惴恐公獨泰然如平時既而哲宗察其無他有詔釋之而公亦自若也事親能承順其意教養諸弟涵容周旋有古人所難能者族居逾百口上下愛信雖臧獲無閒言也嘗曰堯舜之道不過孝弟天下之理有一無二乃若異端則有間斷矣聞人善如己出或歸以過則未嘗辯遇事不擇劇易人所厭苦者任之裕然無迫遽勤瘁之色其與人遊嘗引其所

長而陰覆其不及諸暨令不事事州將欲易他邑公旣左右之振其綱條又稱其長者將卒善待之宣州賑濟公疏以爲非敢專也蓋有所受之故朝廷錄部使者之功而進秩焉蓋其志非敢私佚其身而在於爲人其所施置常在於公天下以爲不如是則非所以合內外通彼我也所治二州專以仁義教化平易近民民有訟委曲訓戒之俾無再犯閒有鬪者將愬于官則曰何面目復見府公遂捨去以是庭無可治之事或踰旬不施笞朴伊洛淵源錄

或問劉子進乎曰未見他有進處問所以不進者何

曰只為未有根因指庭前荼蘼曰此花只為有根故一年長盛如一年問何以見他未有進處曰不道全不進只他守得定不變却亦早是好手如康仲之徒皆忘却了見上蔡語錄

予官吉之永豐簿治檄至臨川見劉元承之子誠問其父所錄伊川先生說蒙示以元承手編伏讀嘆仰因乞傳以歸建炎元年十月晦日菴山陳淵謹書見二程全書

劉安節文集五卷見宋史藝文志

劉左史集四卷陳氏曰起居郎永嘉劉安節元承撰

與從弟安上皆嘗事二程同遊太學號二劉安節元符三年進士爲監察官左史悅知宣州以歿見文獻通考

劉侍御

劉安上字元禮永嘉人見郡志

公生有淑質端重嗜學與從兄俱以學行爲鄉里所推縣薦於鄉同遊太學一時賢士大夫慕與之交號二劉並走洛從伊川程氏登紹聖四年進士第調錢塘尉登州教授崇寧舍法行選除太學博士大觀元年提舉兩浙學事陛辭進對稱旨上顧近臣稱其醞籍有大臣體即日除監察御史有推鞫多以屬公持

法尤審而根於誠恕多所平反遷殿中侍御史不弛
擔日為去計二年六月遷侍御史性謹密凡風聞事
皆反覆詢究或遣親厚叅驗必實始論列舉無不當
一日奏事退上目送之曰劉安上可謂詳審屬蔡京
竊弄威福黨與蟠結無敢嬰其鋒公抗章極言其罪
數十條至謂斬臣頭以謝蔡京斬蔡京頭以謝天下
臣死之日猶生之年未報又與中丞石豫率同列廷
劾之京以太乙宮使罷相遂致仕公遷右諫議大夫
逾月丁母憂政和元年服闋除中書舍人給事中會
京落致仕至都堂治事公乞補外以徽制知壽春府

坐以所差試官撰號差互罷奉祠再起知婺州奏減六尚衣造花羅數仍乞不為後例市田以給浮橋民刻石紀之移邢州以祖母九十丐歸養服闋再知壽春百姓扶迎屬路歲饑活民以殿官罷宣和元年起知舒州遂以疾致仕公有至性事親孝居父母喪幾至委頓先達豐稷徐處仁薦之惟恐後未嘗私謝在御史不為訐直名論事退削稿有詩五百篇制誥雜文三十卷見周林叔撰墓誌

劉安上文集四卷見宋史藝文志

劉給事集五卷陳氏曰給事中劉安上元禮撰紹聖

四年登第歷臺諫掖垣鎖闥以次對歷三郡而終集中有彈蔡京疏見文獻通考

鮑敬亭

鮑商霖名若雨永嘉人見伊洛淵源録

温州鮑若雨與鄉人十輩久從伊川一日伊川遣見和靖鮑來見且問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如何和靖曰賢只為將堯舜做天道孝弟做人道便見得堯舜道大孝弟不能盡也孟子下箇而已字豈欺我哉孝經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只為天地父母只一箇道理諸公尚疑焉和靖曰曲禮視於無形

聽於無聲亦此意也諸公釋然歸以告伊川伊川曰教某說不過如是（見祈寬記和靖語二程全書）

問佛氏輪迴之說凡為善者死則復生為善人為惡者死則變而為禽獸之類雖無此實應竊恐有此理凡稟沖氣以生者未始不同聖人先得人之所同者而踐履之故能保全大和至死其氣冥會於中和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復生為人之理愚者平居作惡而沖氣已喪至死其氣則會繆戾之所造化之中自然有為禽獸之理故曰恐有此理也先生答云未知生焉知死知生則知死矣能原始則能要終矣問陰

陽不測之謂神又曰神妙萬物而為言觀此則佛氏所謂鬼神者妄矣然祖考來格敬鬼神而遠之之說則似有佛氏所謂意者氣類感應處便是來格但當至誠不當褻近近得却有也不知此說如何先生曰潛心久當自明問孟子曰其為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嘗謂凡人器量窄狹只為私心隔斷苟以直養而無害則無私心苟無私心則志氣自然廣大充塞于天地之間氣象有可以意會而莫能狀者此所謂難言也或謂塞于天地之間只是到處去得此言似無氣味先生荅云如是涵養

問樂正子見孟子孟子曰子亦見我乎云云觀此一篇都無聖人氣象或謂樂正子從子敖有激而云不得不然先生答云此無疑真孟子之言問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為大所謂二不孝何如說者謂陷父不義與家貧親老不求祿仕竊恐不然先生答云何以知不然所謂祿仕凡所以養皆同（並二程全書）

鮑君商霖率二三子自永嘉來學于伊川先生勤苦自勵蚤夜孜孜不舍於是吾先生之門人以君為畏友也一日謂予曰永嘉素號繁麗而雁池又其衢也吾家作亭於其南而中間大湖浩然若千里江濤之

阻吾將彩衣婆娑其下雖繁華於我何加予應之曰噫子言過矣使子有主於中雖坐諸紛華中可也不然特形苦而心馳一勺之水柰子何昔吾聞諸先生曰學之道始乎敬而已敬則實實則虛虛則無事矣予推是言而求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期年而未之得也雖然嘗以是理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自謂含醲浸化亦將庶幾乎先生之門矣子無意乎言未既商霖起拜曰予無敢言矣吾今而後知夫子之道大而子不予欺也請命其亭曰敬（見張思叔敬亭記）

有荅問數條及錄伊川語一卷今見文集遺書伊洛淵源錄

沈先生

沈躬行字彬老瑞安人見郡志

甫冠遊太學同輩以時文相尚躬行獨為古學嘗貢禮部不中即歸侍丁憂哀毀骨立始倣古正棺衾饋奠衰服之制斥佛事不用

始從塘輿林氏後從伊川程氏藍田呂氏其學以中庸大學為本篤信而力行之故能卓然以聖賢為依歸平居色夷氣和似不能言及辨是非則毅然不可

奪（並郡志）

始林介夫先生不為新經以春秋教授於鄉既而許公與沈公躬行謝公佃偕同郡諸儒又數千里外從程呂問學（見止齋文集）

沈氏先從吳興避唐亂遷溫州為瑞安名家有彬老者北遊程氏師生間得性命微旨經世大意方禁春秋學石經甫刻即廢彬老竊賂守者自摹藏之（見葉水心文集）

西入關北走洛師友天下之有道者沈氏之為儒百年矣

元豐時永嘉同遊太學者蔣元中沈彬老劉元承元禮許少伊戴明仲趙彥昭張子充所謂不滿十人而皆經行修明為四方學者敬服者也余觀自古堯舜舊都魯衛故國莫不因前代師友之教流風相接使其後生有所考信今永嘉徒以僻遠下州見聞最晚而九人者乃能違志開道蔚為之前豈非俊豪先覺之士也哉

並水心文集

東嘉録卷之三

程子門人 楊氏門人附

許忠簡

許景衡字少伊温州瑞安人見宋史本傳

登元祐九年進士第宣和六年召為監察御史遷為殿中侍御史是時王黼蔡攸用事景衡言尚書省比闕長官而同知樞密院亦久闕雖三公通治三省然文昌政事之本樞密本兵之地各有攸屬安可久虛其位願博採公議遴選忠賢以補政府之闕遂大忤黼意朝廷用童貫為河東北宣撫使將北伐景衡論

其貪繆不可用者數十事不報睦冦平江浙郡縣殘燬而茶塩比較之法如故景衡奏茶塩之法當以食之衆寡為歳額之高下令收復之後户版半耗民力蕭然而茶塩比較不减於昔民欲無困得乎奏上詔兩浙江東路権免茶塩比較賊平日仍舊朝廷既興燕雲之師調度不繼誅求益急景衡奏財力匱乏在節用民力困弊在恤民今不急之務若營繕諸役花石綱運其名不一吏貪猥多軍額冗濫又無名功賞非常賜予皆緣夤僥倖干請無厭宜節以祖宗之制而省去之且極論和買和糴塩法之害不報會知洋

州吳巖夫以私書抵執政子道景衡之賢因從子婿符寶郎周離亨以達離亨謬以其書誤致王黼黼用是中景衡逐之欽宗即位以左正言召旋改太常少卿兼太子諭德遷中書舍人侍御李光正言程瑀以鯁亮忤執政斥景衡為辨白坐落職予祠高宗即位以給事中召既至除御史中丞宗澤為東京留守言者附黃潛善等多攻其短欲逐去之景衡奏曰臣自浙渡淮以至行在聞澤之為尹威名政事卓然過人雖不識其人竊用嘆慕臣以為去冬京城內有赤心為國如澤等數輩其禍變未至如是之酷今若較其

小短不顧盡忠徇國之節則不恕己甚且開封宗廟
社稷所在苟欲罷澤別遣留守不識縉紳中威名政
事有加於澤者乎疏入上大悟封以示澤澤乃安杭
州叛卒陳通作亂權浙西提刑趙叔近招降之請授
以官景衡曰官吏無罪而受誅叛卒有罪而蒙賞賞
罰倒置莫此為甚卒奏罷之除尚書右丞有大政事
必請間極論潛善伯彥以景衡異己共排沮之或言
正二月之交乃太乙正遷之日宜於禁中設壇望拜
高宗以問景衡曰脩德愛民天自降福何迎拜太乙
之有初李綱議建都以關中為上南陽次之建康為

下綱既相遂主南陽之議景衡為中丞奏南陽無險阻且密邇盜賊漕運不繼不若建康天險可據請定計巡幸潛善等傾綱使去南陽之議遂格至是諜報金人攻河陽氾水景衡又奏南幸建康已而有詔還京罷景衡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宮至瓜州得暍疾及京口卒年五十七謚忠簡景衡得程頤之學志慮忠純議論不與時俯仰建炎初李綱議幸南陽宗澤請還京景衡乃請幸建康黃潛善等素惡其異已暨車駕駐揚州怵於傳聞不得已下還京之詔遂借渡江之議罪之斥逐而死既沒高宗思之曰

朕自即位以來執政忠直遇事敢言惟許景衡詔賜景衡家溫州官舍一區本傳

許景衡之議論剴切使其言聽計從不為讒邪所抑得以直行其志其效宜可待也史論

伊洛之學東南之士自龜山楊公時建安游公酢之外惟永嘉許公景衡周公行己數公親見伊川先生得其傳以歸中興以來言理性之學者宗永嘉見攻媿集樓文

許景衡横塘集三十卷見宋史藝文志

横塘集三十卷陳氏曰尚書左丞瑞安許景衡少伊

撰亦嘗從程氏學建炎初為執政與汪黃不合罷建議渡江幸建康言者以為非是及下還京之詔景衡憂卒于瓜州未幾虜騎奄至維揚倉卒南渡見文獻通考

陳先生

陳貴一名經正與其弟經邦貴叙同受學永嘉人名見唐録見伊洛淵源録

貴一問齊王謂時子欲養弟子以萬鍾而使國人有所矜式孟子何故拒之先生曰王之意非尊孟子乃以賂之爾故拒之問日月有明容光必照先生曰日月之明有本故凡容光必照君子之道有本故無不

及也問興於詩如何先生曰古人自少諷誦如今謳唱自然善心生而興起令人不同雖老師宿儒不知詩也人而不為周南召南此乃謂伯魚而言蓋恐其未盡治家之道爾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脩身齊家來不然則猶正墻面而立問據貴一所見盈天地間皆我之性更不復知我身之為我先生笑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見二程全書

謝顯道建中間上殿不稱旨先生聞之喜已而就監門之職陳貴一問顯道何如人先生曰由求之徒伊洛淵源錄

陳迪功

陳經邦貴叔名見唐録（見伊洛淵源録）

陳經邦大觀三年進士終迪功郎（見平陽州志）

貴叔問詩說言唐魏已變先代之風又言先聖流風遺俗盡故次以陳兩意似不異何以分先後先生曰聖人之都風化所厚聖人之國典法所存唐魏聖人之都其風雖變而典法尚在陳舜之後聖人之國亦被夷狄之風則典法隨而亡矣三代之後有志之士欲復先王之治而不能者皆由典法不備故典法尚存有人舉而行之無難矣（見二程全書）

謝先生

謝用休名天申永嘉人名見唐録見伊洛淵源録

謝用休問温故而知新如何可以為師先生曰不然只此一事可師如此等處學者極要理會得若只指認温故知新便可為人師則窄狭却氣象也凡看文字非只要理會語言要識得聖賢氣象如孔子曰盍各言爾志而由曰願車馬衣軽裘與朋友共敝之而無憾顔子曰願無伐善無施勞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懐之觀此数句便見聖賢氣象大段不同若讀此不得見聖賢氣象他處也難見學者須要

理會得聖賢氣象問北郊之礼先生曰北郊不可廢元祐時朝廷議行只為五月間天子不可服大裘皆以為難行不知郊天郊地禮制自不同天是資始故凡用物皆尚純藉用稿秸器用陶匏服用大裘是也地則資生安可亦用大裘當時諸公知大裘不可服不知別用一服向日宣仁山陵呂汲公作大使某與坐說話次呂相責云先生不可如此聖人當時不曾如此今先生教朝廷怎生則是荅曰相公見聖人不如此處怎生聖人固不可跂及然學聖人者不可輕易看了聖人只如今朝廷以北郊禮不能行得又無

一人道西京有程某復問一句也呂公及其壻王某等便問北郊之礼當如何荅曰朝廷不曾來問今日豈當對諸公言耶是時蘇子瞻便據昊天有成命之詩謂郊祀同文潞公便謂譬如祭父母作一處何害曰此詩冬至夏至皆歌豈不可耶郊天地又與共祭父母不同也此是報本之祭須各以類祭豈得同特耶問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先生曰数句最好先觀子路顏淵之言後觀聖人之言分明聖人是天地氣象問井田今可行否先生曰豈有古可行而今不可行者或謂今人多地少不然譬諸草木山上

著得許多便生許多天地生物常相稱豈有人多地少之理問陳文子之清令尹子文之忠使聖人為之則是仁否先生曰不然聖人為之亦是清忠見二程全書

王君貺嘗見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間大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却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受受拜曰分已定不受乃是見伊洛淵源錄

潘先生

潘子文名旻永嘉人名見唐錄見伊洛淵源錄

子文問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如何先生曰此為子

路於聖人之門有不和處問如師也過商也不及如論交可見否先生曰氣象間亦可見又曰子夏子張皆論交子張所言是成人之交子夏是小人之交又問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如何先生曰毋友不忠信之人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先生曰不可使知之者非民不足與知也不能使知之爾見二程全書

戴臨江

戴述字明仲永嘉人見郡志孝友直諒為文操筆立成試廣文館擢異等以科舉口耳之學爾走伊洛求所謂為己者遭父憂廬墓終

喪登元符三年進士第明仲資稟剛明少而有立嘗從程氏問學知聖人之道近在吾身退而隱於心合於聖人之言者若有自得方沉涵充擴日進未已友朋鄉黨期以有為于世而年纔三十有七奄至大故可謂不幸也已（見周博士所撰墓誌）從伊川求成已之學仕至臨江太守弟迅亦以文學稱（見一統志）

趙先生

趙霄字彥昭瑞安人（見郡志）

周行己之伊洛從程伊川二劉許趙繼至

十歲為猛虎行鄉大人先生莫不奇之少孤季父析其產與凡異財稍長曰非也悉以屬其兄獨遊京師入太學登崇寧二年進士第主長葛簿以選為濟州教授道學者以篤學力行不專事科舉東方士俗為之變名聞京師除辟雍正向用矣不幸有疾卒于官並郡志

李彥平所見趙顏子不知何人莫是永嘉趙彥昭否其所論學大意甚佳然恐於窮理工夫有所未至見晦菴文集

周恭叔謝用休趙彥昭鮑若雨那時溫州多有人（見朱子語錄）

宋尚書

宋之才字廷佐平陽人（見平陽州志）政和間從楊龜山學得程氏正脉性恬靜操履潔白難進易退自號雲海居士有雲海獘帚五十卷（見一統志）

瑞安縣學政和間右丞許公景衡記紹興十二年敷文閣待制宋公之才再記二公言語至今為人貴愛（見止齋文集）

雲海少師乃碩其穫（見林霽山文集）